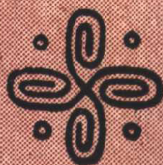


新 譯 文 叢 刊

寶 劍

維 克 多 · 雨 果 著

宇 健 吾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原書名：L'Espée
原作者：Victor Hugo
版本：Théâtre en Liberté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出版者：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新譯文叢刊

寶 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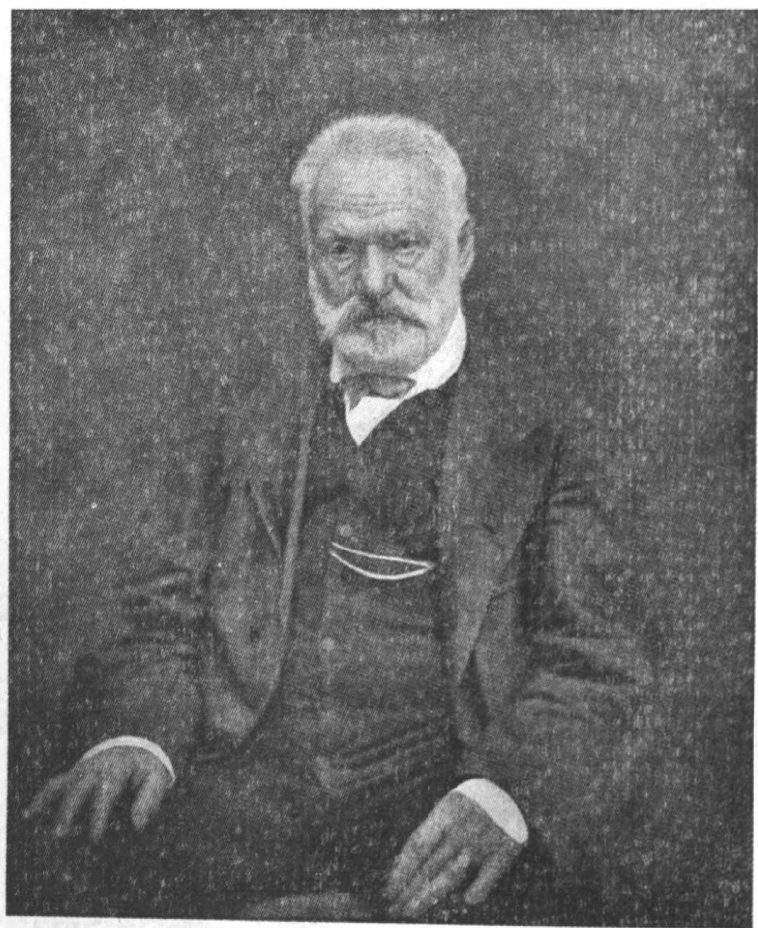
著 者 維 克 多 · 雨 果
譯 者 李 健 吾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人民幣七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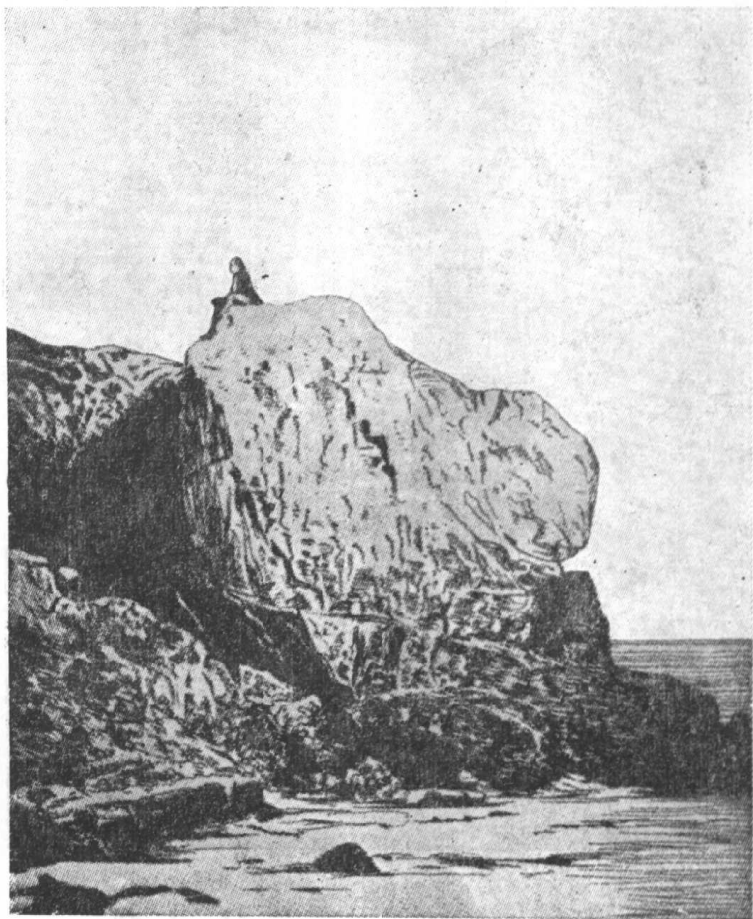
1952年9月初版 (4031—6000册)
1953年3月再版

〔文學·藝術〕〔定價頁218〕



Victor Hugo

雨果——一八八〇年



雨果流放中，在皆爾塞島上

維克多·雨果

——人類的戰士

(一)

在世界和平理事會上，中國代表茅盾先生提議，舉行十九世紀法蘭西大文豪維克多·雨果的誕生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今天世界每一角落都在慶祝着中國的新生，而美帝國主義者霸佔中國的臺灣，以最無賴的惡漢冒險姿態侵入朝鮮，出賣祖先所寶貴的天理良心，使用細菌病毒武器，蔑棄國際公約，「蓄意毀滅一個民族或種族的全部或一部分」，^①假定反對戰爭、屠殺與暴行的雨果還活着，一定會不顧一

切，吹起詩人的號角，討伐血腥的罪行！

『你要是吠，雷呀，

『我就吼。』〇

一八四九年，法蘭西帝國主義的軍隊進攻羅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國，恢復羅馬教皇的職權，出賣了法蘭西的共和民主精神，雨果雖說一向支持總統路易·拿破崙，和他分道揚鏢了。一八六三年，波蘭人起義，企圖重建自己的祖國，亡命海外的俄羅斯革命家赫爾岑，請求雨果發表宣言，與以鼓舞，他立即接受。他爲意大利的革命領袖募集基金。他熱烈贊助克賴特（Crete）人反抗土耳其的壓迫，西班牙人建立共和國的奮鬥，與中美各國擺脫殖民地統治的戰爭。他無形中成了革命黨共和派國際活動的一根精神支柱。一八六二年，法蘭西殖民地的軍隊，無故侵入墨西哥中部，雨果回答墨西哥人民的呼籲：『不是法蘭西同你們作戰，是帝國……勇敢的墨西哥人們，抵抗罷……我是和你們在一起的……』深爲感動的墨西哥人在報

上驕傲地指出這一巨大的差別：『最好的法蘭西和我們在一起；你們有拿破崙，我們有維克多·雨果。』焚掠圓明園的英法聯軍，他乾脆把他們叫做強盜：『當着歷史，兩個強盜：一個就要叫做法蘭西，另一個就要叫做英吉利。』他對這種可恥的勝利提出抗議。

他成了人類前進中正義的徵象。長久的流放生涯在形勢上剝奪了他的政治權利，在精神上，格外提高他的威信和進步人士對他的敬重。這不是身世之感的結果，遠在一八三一年，不到三十歲，他就告訴他醉生夢死的時代：

『是的，我還年輕，在我的額頭，

『多少熱情與作品將要冒芽，

『雖說，天時的潮汐不明，

『每日給我多添一道皺紋，

『好像我的思想犁出來的田溝，

「夏陽還沒有照耀過三十回。

「我是這世紀的兒子，每年，一種過失

「離開我的精神，自己也在驚奇，

「於是，不再癡迷，我的信仰就只剩下

「你們，神聖的祖國與神聖的自由！

「我以一種深恨痛恨着壓迫。

「所以，不管在世界什麼角落，

「遇到嚴酷的天，殘暴的帝王，

「我聽見被扼殺的民族在呼喚；

「希臘，我們的母親，肚子破了，

「被基督教的帝王丟給土耳其劊子手，

「流血的愛爾蘭在十字架上斷氣，

「日耳曼掙扎在十個君王的刑具底下，

「里斯奔，先前美麗，一直高興，

「如今頂着米古艾爾的脚，掛在絞架。」

「阿爾巴尼管治着喀東的家鄉。」

「拿破里睡着，吃着，奧地利拿着手杖，

「被恐懼神化了的笏，沉重，羞愧，

「打斷了威尼司獅子的翅膀。」

「冒代納被大公爵勒住咽喉，喘吼。」

「在老王牀前，德賴斯得哭泣奮鬥。」

「馬德里昏沉沉又睡了過去，

「維也納抓牢米蘭，比利時獅子，

「好像一頭犂不動地的牛，

彎下腰，口勒也沒有牙咬，

「可怖的哥薩克，怒火冲天，

「姦淫那已死的蓬頭亂髮的華沙，

「弄髒她的壽衣、潔淨神聖的破布，

「爬在墳裏僵直的童女身上；

「於是，噢！我詛咒那些躲在宮庭

「藏在洞穴的帝王，一身鮮血！」

從前是詩句，今後成了行動。福路朗（Gustave Flourens 一八三八——一八七一），著名生理學家的兒子，參加克賴特革命，被希臘反動政府捉了去，宣布死刑，雨果以人道主義者立場提出抗議，救下這位後來參加公社的志士的性命。他的多次的抗議是有收穫的，只有一次，美利堅拒絕了他的呼籲：「就在目前，就在華盛頓的祖國，

就在南部各州——這種醜惡的矛盾激起北部純潔合理的良心的義憤——，一個白人、一個自由人、約翰·布朗（John Brown），試着解放那些黑人、那些奴隸……約翰·布朗和四個同伴被判死刑……我們全體，不管我們是誰，民主徵記是我們共同的國土，我們聽見死刑，如同自己受刑，覺得慚愧……布朗的死刑或許可以加強佛爾吉尼亞州的奴隸制度，但也是真的，將要搖動美利堅全部民主機構。」一八五九年，這位解放黑奴的志士、現代的吉訶德，被那些損人利己的「正人君子」絞殺了。

一八六零年，雨果回答一位黑人編輯道：「在大地上，不分遠近，人心燃着同一火焰；黑人們，如你所證明，是一樣的。亞當難道有幾個？生物學家可能提出異議；但確實的是，世上只有一個上帝。既然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全是兄弟……大地上無所謂白人，無所謂黑人。有才的人們是有的，你就是其中一個。在上帝面前，靈魂全是白的。」

這種博愛精神，化私爲公，使他能夠在他的時代比較公平地對待歐羅巴的政

治糾紛。詩人不應當像德意志的白克爾 (Becker)，或者法蘭西的繆塞 (Musset)，狹隘淺妄，拿民族的命運當做破鞋，隨手扔掉^①。日耳曼民族和高盧民族從同一文化出來，正如古代希臘，應當結成一體，不該互相殘食。

「我們從一個肚子裏頭出來，

「在歐羅巴歷史草創時期，

「日耳曼和高盧不分你我。」

一八七零年七月十四日，紀念法蘭西大革命，雨果在庭院栽了一棵橡樹，起名子叫：歐羅巴聯邦。自命愛國的那些封建派別，或者自命進步的資產階級士紳，笑罵雨果不合時宜，沒有幾天，普法戰爭來了，發見奔赴國難的是雨果，投降的是他們自己！詩人必須對全人類負責。一八四九年，和平大會在巴黎召開第二次會議，巴黎上流社會等開視之，雨果責無旁貸地接受了做主席的光榮任務。他在開幕辭中預言道：「這樣的一天要來的，美利堅聯邦與歐羅巴聯邦，兩個龐大的團體，面對面，遠隔重

洋，互相伸出友好的手，交換物產、商務、實業、藝術與天才，打掃乾淨地球，在創造主的眼底下改良創造，爲全體的利益，聚起這兩種無限的力量：人們的友愛和上帝的權能。」

這話是一百年前講的。一百年後，歐羅巴聯邦固然沒有實現，早已實現了的美利堅聯邦又滿足詩人幾分殷望來的？我們難道能夠因爲詩人預料不到資產階級更醜惡的發展，就不許他表白他的願望？他的堅強意志是不可動搖的。一八七七年，雨果宣稱：「活到我這種年紀，沒有一個固定的觀念，不在結局有一個固定的觀念，倒成了希罕事……這固定的觀念，我不妨告訴你們，就是和平。」酷愛和平的中國人，今天太清楚這位大詩人，法蘭西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①，是站在鬥爭的那一邊的。干涉別國的內政，毒害別國的平民，卑鄙醜惡，無所不用其極，帝國主義者們，

「啊！你們來搶我們一小塊土地！

「好罷，我們要挖出你們的心！」

洋溢在雨果的詩行裏的，不是那種缺望悲觀的哭泣，不是那種瘟疫一樣、無從抗拒的憂鬱，或者那種冰清玉潔、孤芳自賞的寂寞；而是希望，理想，透過雲霧看見陽光的探射的力量。一種樂觀應戰的活潑心情支持他，能夠在通常認為無能為力的時候，有所作為。信念深切，熱情旺盛，他可以割捨過去的榮華富貴，走上反叛的道路：

『我接受辛酸的流放，那怕無終無了，

那怕有人應當個強偏偏彎腰；

那怕有人應當堅持反而溜掉，

我不要知道，不要加以考慮。

「那怕剩下一千人，好，我不在乎。」

「那怕剩下一百人，我還要冒險。」

「那怕就只十個人，我做第十個。」

「那怕留下一個人，我要做他！」

於是，表示堅決，他把巴黎故宅心愛的家什全部公開拍賣，作為亡命的資本。和暴君妥協的政客漸漸多了，朋友希望他回到巴黎，他謝絕了：「要我到巴黎去，只有一種情況，只有一種工作，一種英勇的工作：巴黎呼喚革命來搭救她。」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暴君下了大赦令，他可以自由自在回到祖國，不會受到什麼危險，但是十八日，他就毅然拒絕了：「面對面我的良心，忠實於它所做的決定，我把自由的放逐堅持到底。自由回去的時候，我才回去。」把定了舵，他要求同舟的人們和他在一起奮鬥：「朋友們，現時要過去的，痛苦不管多麼大，讓我們把思想固定在隱約的喧麗的明天，固定在自由和友愛的即將到來……民主，就是廣大的祖國。普遍的共

和國，就是普遍的祖國。日子來了，打倒暴君，不分國度，全應當爲戰爭呼喊；事業成功了，團結，人類神聖的團結，在所有國家的額頭，吻上一個和平之吻。」

戰士應當這樣。對於雨果，詩人就是戰士，他們的任務是統一的。浪漫主義、戰鬥的口號，只有狂飈一般捲到潮流當中，才能夠從消極性的私情存在提到高度熱情的輝煌作用。這首先表現在作品內容和語言的盲目因襲的破壞。「年輕的法蘭西」早就對陳腐的主題人物和虛偽的典雅格式起了反感，雨果以他天才的綜合能力和造詣滿足了時代的要求。他在法蘭西文壇能夠成爲新軍的主帥，實在並不突兀。他的克林威爾的序言成了「年輕的法蘭西」奉行的十誡。他爲浪漫主義提供了一個值得信賴的定義：「浪漫主義，多少次被人誤解，就全面來看，它真正的定義是：文學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藝術。」頑固的守舊派詛咒他，把他看做叛逆：

「於是，強盜，我，來了；我喊着：爲什麼

「這些字永遠在前，那些字永遠在後？」

「我朝音節整齊的行列

「吹去一陣革命的狂風，

「吓壞了監國的太后、翰林院，

「把比喻藏到裙子底下。

「我給老字典戴上一頂紅帽子。」

貴族的文字和平民的語言混淆了，豬叫做豬了，狗的項圈被除掉，假辮子成了馬鬃，國王說了人話，語言獲得了生命：

「仗着你，神聖的進步，革命今天

「在空中，在聲音裏，在紙上盪漾，

「讀者覺得活在跳動的字句當中。

「它喊，它唱，它教，它笑。

「它的語言，它的精神，全得了救。」